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楊公諱漣字大洪湖廣應山人登萬曆丁未科進士筮仕姑蘇海虞令甫下車召父老詢民間疾苦以興利除害爲已任凡縉紳士民無不虛懷俯接人人以爲得公之意至有作姦犯科者則風行雷厲毫無所借勢豪某務

爲奸利以魚肉善良公廉得其機迹白部使
者褫其衣冠抵以重辟輿論稱快織監某委
役至邑役藉璫勢以
上供爲名横索不貲公杖而遣之璫怒欲疏論
公郡人某素與璫善力解而止公卒不屈也
邑濵海故多抄盜而奸民實爲之藪公呼伍
伯畜授方略一日盡擒邑無夜警尤愛才重
士建書院遴有志之士俾肄業其中給飲食
而課其高下焉生平以冰蘗自矢凡贖鍰羨

餘火耗之類時宰藉以供交際潤私橐者公
一無所染由邑達郡百里而遥舊有石塘爲
水所齧往來病涉殊苦公欲新之不忍煩民
甫捐俸補緝而邑中巨室欣然樂助乃委勤
幹吏庀材鳩工成以不日至今便之大抵廉
明天稟恩威互施當時有眞父母活神明之
號考最入諫垣舉劾允當國是待公而定累
遷至御史中丞値
神廟

光廟相繼賓天
熹廟幼冲登極公與
顧命倉卒危疑之際悉心奉公衣不解帶者
三閱月有擎天捧日之功詎意逆璫竊權亂
政威福自擅當事者觀望無敢先發公獨奮
不顧身歷數其二十四罪首觸兇鋒立遭削
黜公夷然策蹇就道甫入里門而緹騎已至
矣逮付
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贓酷加箠楚身

無完膚公度不免乃齧指血草疏千言冀以
尸諫埋所臥地中緹帥許顯純發之付火以
滅其迹時當盛夏死十餘日方奉領埋之
旨顯純希璫意復停數日皮肉腐盡賴宛平尉
程應詔義烏人奉委相驗特憐之以单布被
裹出骸骨獲全遠近聞之痛心酸鼻海虞士
民日集公生祠號哭香楮充棟僧侶百人禮
懺四十九日老叟稚兒邨嫗市儈莫不拜像
流涕詈罵權璫時恐偵卒爲權璫緝知或以

爲罪及傳　旨毀祠弃像嗚呼猶之此邑此
令耳積威所劫遂至是邪公死而捏贓嚴追
家無所依八旬老母棲于城樓具見劉司農
六大苦情疏中幸逢
聖明御極迅掃元兇昭雪公冤盡蠲贓罪尋
賜金五百緡贍其家今又奉
恩旨叙卹矣生當蒙㣲歿當
廟食以視籍産戮尸者其得失竟何如哉

紀事

臣楊漣謹述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并李選侍移宮

皇上登極始末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

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

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

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

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

帝疾甚駭聞鄭固府侍

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
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鄭同李
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
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
成命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
人謂徐僕少養量謂
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
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
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

未見即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
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
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于
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浼
皇上天啓附巳看承勸以
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瓌弄兩朝于股掌
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
皇上時亦向人泣謂
皇爹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

時遂開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
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梁獄之焚
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
神宗諡御史左光斗並相會議因倡言于朝請
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
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
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
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
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

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
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
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
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而
封后之　上猶有人乎
帝之側也十七日
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閒幾夜不得
暱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
燝等時尚欲邀　社稷之靈

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廼乃
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
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没不
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
天日何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
達御前虗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
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燝韓
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

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

上且杖遽從諸大臣之後入新恭劉一燝韓爌

各謝

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

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

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令夫病服藥無効

天語温蕩眞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

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

在朕前語閒目視臣等手指

皇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閣臣劉一燝孫

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

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

皇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請帝

愼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

第二義

皇上淸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目
皇上曰哥兒你說一說
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
說此大聖人嚴揩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
召見
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
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
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

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
帷幔中一小監從
上耳語
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
先帝前掖
上入嘈嘈者久之
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
上失色忿向
先帝日皇爹爹要封皇后我等爲

上語急戒諛也孫宗伯接之曰

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

即著儀注來

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轄

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

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

上已疾甚矣戀戀于諸臣若不肯没于婦人手

者庶幾

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

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于無忌憚可駭共相嗚
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剳各一棹銀幣各
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
則聞已　賓天矣扳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
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
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
皇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其
託之李選侍者連　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托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

無問如昨日當
先帝對羣臣時强
皇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
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
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
皇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
皇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之出乾清

宮請住慈慶宮于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 連
向前曰
先帝賓天矣
皇上無聖母可托擔子即在三相公身上此時
事急矣宜急入請見
皇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
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
宮宮閹者持梃固阻不容 連 從亂人往來中
促相公入閹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
閽者却乃入哭臨請見
皇上
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
上連日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
一面封選侍久之
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
不可緩又請

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
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
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須奏事中宮漣擁
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
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
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
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
上入臣亦喝之曰胡說　殿下是我等主我等
是　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　殿下

怕甚麽其擁
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
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
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内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呼畢擁入慈慶宮
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尚未淨請
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
部周嘉謨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臣曰

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

先帝及

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獲

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

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

曰

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

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

臣辱

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

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移即本

日午時者盡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

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況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未上哀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妥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

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于事穩于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妥與不妥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妥卽穊穊何妨不妥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

聞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
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卽今夜誰與
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
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巾宫宋某令奏宋曰
今
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
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
欲請
殿下今日卽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

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
舊擇吉行論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
武各巳備朝服卽傳侯　駕于慈慶宮前行
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
上巳出乾清宫嵩呼者不及百人臣從諸大臣
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
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壁臣之面曰胡以主
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臣
如芒在背有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

錦衣駱思恭謂必精練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為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既得　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

上毋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臣等候　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臣迎之日選侍移宮否其人答

日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

李娘娘惱得很今日請

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

如何說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

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

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

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

皇長子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

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　旨移宮後日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據擋了未便且
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即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
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
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
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
此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其
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
九十二始移臣急促方相公曰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

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臣曰
但苦
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令李
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
住無害臣曰前日以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
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
那有
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

祖宗相傳是
天子之居卽
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
人而抗　肯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
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遇的前日是
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卽
兩宮聖母如在庻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
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將諸璫中有
言屬

先帝舊寵從容些些也罷臣日諸大臣是受
先帝顧命者
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嫂媵之理便
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
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
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汝等無挾
先帝一時之寵以抗
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
是必欲盜盡乾淸之寶乃巳耶爭論聲徹

帝座上遣中官傳臣等出即令移宮李果即移
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
謂 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宮明日
上乃正乾清宮矣臣因從諸大臣後日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皇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
生照應其有賍証犯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
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是在諸臣調停
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

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陜西撫臣奏

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

天子

泰昌元年十二月

嗚呼此先臣庚申冬還里時手述今伏思

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冀圖報

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奠

冲主于泰山之安故義激乎衷不禁其烈烈耳

令反爲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

爲然于先臣捨身報

國之夙願固已永恊此不孝之易等所以腐心

泣血吁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

男楊之易泣血謹識在

公疏云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
內廷秖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

劉瑾其人旋即誅戮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
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
糾參　臣實痛之　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遺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長禍不言是
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

欵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

竄入内地非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

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

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閙市至有徑自内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
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
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蒭巳
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

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侻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

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 交搆
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
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
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
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
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顧金甌之覆宇圖作貂

座之私情大罪五也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歳南太常北少宰推
皆黜陪二葢枚卜黜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
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
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
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
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
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揑無喜
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
喜在安知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巳經成男凡在内廷當如何保護乃
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
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
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
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
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
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
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
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築愁樹怨飲

根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
臭誥勑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
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叱
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

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

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

閣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

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𨚗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

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

也

伍忠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法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盃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亂乎之神不無忿恫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傍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檢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
致使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
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將朋羅織之毒手箝緘矣北鎮撫臣
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
以其不善鍜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
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

而國脉何可祟此蘊毒大罪廿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
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单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交章又再褻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
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覩
皇上何如主大罪廿九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乎民也自

忠賢受事雖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

舌搖唇馬繼敎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

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

日夜未巳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碑不巳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

猶可駭者東廠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薊寧新城誠可作爲眉塢深計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内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沈㴶創立内操不但使親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
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
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
毋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
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
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
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

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

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號

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

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耳太罪二十三

也

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闖進有傲色

遑有慾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柰何尚可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斲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抄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

擢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旣異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有逐錮者黨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
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墻
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
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
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
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
其回家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

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毎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月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

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

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我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毋思至此尚

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元

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

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尤加之恩而忠賢愈不畏死更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

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

如此毒心辣手彊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

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

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

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
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
曾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葢實有見今忠賢狠子野心不可拘豁不
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
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

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乆侍內廷從容言
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
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中官不得
典兵預飾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
事朕日乆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勑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
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
亦并
勑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宮中其

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
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
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
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
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
俣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顧巳畢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朕自儲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
法惟恐失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
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特
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

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
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
皇子等語憑臆結祿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
立于上豈是忠愛揚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
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
後大小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
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原任左副都御史今革職爲民楊漣開達

奏

玉帝文

漣抱德無良省身多罪叨列仕籍作養

三朝繇知縣歷給事中洊列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竊見司禮太監魏忠賢奉聖夫人客氏欺

藐

至尊肆無忌憚幾使中外不知

皇上只知有忠賢勢已無天漸豈可長漣感

先帝之特知荷
今上之眷顧忠心憤激聲罪力攻明知撩虎自
危夫亦妄意一擊令其稍知主僕之分畧顧
祖宗不許干預外政家法庶知了此一點尊
君父杜微漸之念耳不意微誠不足以格
主孤忠不足以濟用秪深狠毒一綱善類內外
砌謀憑空裁陷既謂樞輔孫承宗之請覲爲
漣等招入舉晉陽之師又謂承宗之請緩決
楊熊等爲漣代開倖脫之路無論漣入京一

年與樞輔絕未一書相答而熊廷弼者連原
引樹無皮一疏薦之及廣寧陷沒連謂封疆
爲重未見敵而退何辭不死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乃無影相加贓私羅織
緹騎　詔逮矣連欲避非所以尊
君命而自裁又無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
奸人道路之摧殘即死于諸兇圜土之困辱
然一出鄉關即是身歸
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旣無逃

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報
主而痴念尚慮吾
君如此四方多事
沖聖孑立婦寺專恣竊弄威福手滑之毒將在
縉紳以目之兇已成道路騎虎勢成不下更
恐隱憂無歇是在
皇天俯垂慈鑒念
先皇一月堯舜之政默牖
帝衷洞開日照令怙勢權奸略戢兇心庶令名

之全于　朝廷者大而元氣之流于　國家
者深如漣既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所
願者以漣一人之僵死啓吾
皇轉念之好生庶幾逆璫尚有悔日貞士終爲
吐氣竊負古直臣尸諫之意少磬吾
顧命不忘之誠而已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旅次朱仙鎮時告岳王文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原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奉

旨爲民今被逮楊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

謹齋心虔告于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

字將而梡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

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

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連屋漏內省
循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
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冊立及初　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不當主大婚與嘗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
不可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乾清總之非并杜漸防微之

公心則尊

主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恍如爲官爲名可

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尊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

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郎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憲可以喜

怒唯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

聲罪料拶明知彼虎不可料漣禍不可試秪

以當日　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
知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
無人逮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無但騙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
厲陽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横
誣以爲有贓私並指前移宫事爲逼王安罪
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心
逮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

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况么
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
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
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燝周嘉謨等之削籍
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鋃鐺徒傷
明主手滑之威益亂
祖宗于政之制漣一身之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
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九閽既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迎攸關有
不忍言者惟是仰干
神聖大顯威靈默牖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于羅織猶少廻
片照于蒙霾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
神造化于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片䖍衷
定俯鑒愛
君之血至于漣之受誣原已耳心不辨但事在

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湊罄產不満千
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
典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愬于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燄當更發揮一番
漣恐縲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　明旨之
褻更傷　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
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
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

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
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
于天下之事否也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
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切于疾痛之上
顧惟
神宥其褻冒有以啓之速不勝滌心惶仄待命
之至

詔獄絶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絶筆封于獄神之前計

漣以癡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日前赴逮不

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

莫非

天恩故赤日長途踉蹌不緩欲如身之生死歸

之

朝廷且不忍槩于佘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退

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會　明時

有身無不明之大臣耳不修身一人　都門

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一

通在于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之死案一執

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尤冀緩死杖

下見　天有眼即沉死司寇之治亦所不忍

跪就奉司恐不時追至限限狠打毋論家不滿

千金前涓赴逮邑破壞過半就令辦貲一時

如何能來竊途資斧幾何滿目長途誰爲義

惜此豈
皇上如天之意　國家慎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小臣之禮不邏讎我者立追我性
命耳借封疆為題追賍為神徒使枉殺臣子
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
尚何愛此餘生哉叩　九閽不得苦求自絕
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也漣死則仇我之忿

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動使　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連亦得上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訴明當日不忍負　顧命一念至移宮一事李選侍于

聖母有愛毆之讎于

先帝有廷辱之惡于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沖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
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
于
皇上臨政爲便盖在　廷諸臣一念分訪微漸
杜專擅之公忠耳李選侍于
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
然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于不孝
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　乾清
可乎鄭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扶貪愍之私

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
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鑴迫至于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為
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　朝冠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于李選侍半晌遷移百
法千方惋惜無非為内外欲殺漣之人砌成
罪案曲加描寫誣謂
先帝三次召對皆謂封侍且至受其調侗諸臣固
辱之後尤叮嚀封侍餙成　遺命之專　如此

不思

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兇悍宮人後世

覩

先帝爲何如主乃

先帝絶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爲發明達和

以舊疾偶發服藥無効令諸臣以杜紛紛之

口幷諭

皇上伏侍人都有了多與調停

太后封事旣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註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固語未及此矣二次　召對則
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　召對則屬之
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
李侍擅挾
皇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

不敢不遵　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

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

先帝于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内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

兩朝之君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呼　天無

路祇存此一段公議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

核實者考覈倘仁人君子不忍絶湮寃死之
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為
兩朝君德深忠也然非湮所敢必也若湮二乳
臭之子驚覓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傷心
天地夫復何言嗟嗟癡心為 國妻趨死路生
有累于 朝紳死無禆于
君德虗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留為千日
向虹死且不瞑但願 國家疆圉安靜
聖德剛明

聖壽無疆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
尸飽蛆蟻原自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
作一怨尤爲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
在　朝臣子共從
君父起念于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
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于　潛邸凌
聖母之仇　大廷辱
先帝之惡僅綴其名封畢竟念其　先朝舊人

撫養弟妹厚加恩禮于
君道子道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
矣今何忍以罪一慼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
抹殺若無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嚴
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比　召方韓劉三閣下與六卿都察院一
國公三科道于　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
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
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

君臣相質直意毋子相念至情惋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捉弄又命後世視

皇上為何如主漣為關大體即語有遷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異也又何忍不于

君父毋子無解恐怨 宮廷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 兩朝豢養之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

明不忍不于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　朝
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
無聊債家逼促亦連生前之孽母子今世之
命即非連所屑及亦僅不怨天尤人好笑好
笑讀書做官人于　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
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頭之船當面
當事無半句商量事向背後冷言冷語爲日
前自卸姤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僞
將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事到面前

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其在我父
復好直觸將多人使尸無全體誰獨食　朝
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
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爲　朝廷之所
以不虛養士也若个个使乖趨勢只戀功名
長久不顧　國家安危
祖宗典章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
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

語漣亦謂子孫何不使勉之忠義而作此隱隱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証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

獄中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

主恩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

亾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

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絶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

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
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
東風于我何有哉

獄中遺書

夏吉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受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熊必誤遂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略及事敗我謂封疆爲重何辭一死熊君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營脫者今同鄉田生金之子因其父不得南贛開府極力設計謂我指徐疏爲雞鳥安知鳳也以致徐深恨成此冤獄苦矣今無怨但此心不明于同鄉人耳

附輓詩

哭楊中丞　　顧大韶

光廟御牀提手舊閙楊禁獄拋尸痛楚狂千載英靈依北斗百年遺愛在南塘山頭徹夜書生哭祠裏經旬衲子忙爲問蒼天知得否幽誅顯戮兩茫茫楊左死日有白氣從京城起貫北斗

世廟三忠盡姓楊而今哭國更稱狂莫言香骨終枯骨且看石塘繼柳塘六瓣黃芝成底瑞兩朝玉几問誰忙吳吟楚些寃招未萬里滄江

正渺茫

次前韻

王宇春

擊瑲一疏誦髯楊臺省連篇舉國狂未遣橫

闍䧢北闕却驅奸輔出南塘萬郎鼓氣三聲

竭汪子爰書七遍忙巳哭三良悲殄瘁瞻烏

誰屋竟茫茫

毋棠一紀憶西楊不飲狂泉衆號狂方訝楚

臣窮澤畔更逢蜀子險瞿塘白虹注射蟲尸

冷青史顛翻敢盌忙千古林鋤應有在招魂

應不恨茫茫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

公諱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才思精贍落筆驚人舉子家傳誦之初任中書舍人選爲御史丰裁簡峻條奏英發屈僚懾每事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奸弊剔除從督北直學政嚴杜請托一切以法從事每差滿裁任疏薦文武屬官循例謁謝者錙銖不染人服其清公性嫉邪

神廟末假印冒官者泉公一疏汰五百餘人銓

弊幾爲一清
光熹之際公與楊公漣幷心協謀爲世道計楊
公任直徑行公委宛沉密事多賴以濟楊公亦
心服之天下號曰楊左父之累遷僉都御史時
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
爲務天下遂號曰楊左繆魏羣邪側目左甚于
楊於是邪黨傳拙發難借汪文言爲嚆矢首攻
魏與公時舉朝尚多正論相持半載至甲子十
月而公等皆民服策蹇出都矣未幾以梁夢環

忝汪文言疏搆成大獄逮入鎮撫與楊公各坐贓二萬追比楚毒每五日再受刑必具全套者謂夾拶棍杖敲也七月二十四與楊魏同斃獄中是夕有白氣貫斗云

今上御極追贈左都御史廕子一人

野臣曰人知士大夫之禍始于楊之觸璫不知其始于左魏之觸邪也左魏恃其名義之正繩奸太急奸人皆挺而走險乃假璫力以殺衆正於是汪文言之獄起矣倘所謂新法

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者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題爲　君命當

遵臣誼難默再陳決去之情以祈允放疏

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傳檄

之言也而檄不知昨于鬨憂之後又復有言

奉

聖旨屢旨剖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

遵旨不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檄所言臣者

事即屢　旨剖明之事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臣明之矣臣復何言顧臣有不容默默者檵之不自反而尤人也臣自爲言路誓不汚人于明亦誓不迫人于臨傳緹教一點一撥冀檵醒悟終不教盡言以辱士大夫而檵必欲自揚其穢以致舉　朝之訟言于人何尤同爲臣子同此建明人如投石檵則投水甚至閣部大臣所不能得者檵片言寄揭種種如意以致　綸綍失職東閣臣之執掌于人何尤檵既不慊于心益求勝于言僉

日一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致屢疏更端
重煩 明旨之詰責又于人乎何尤臣之立
身自有本末自待罪風紀以來以人事
君深媿未能好是懿德秉彝固爾若使引非人
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叅臣曾舉以問樾樾無
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列一時嚮用莫非名碩樾欲
一槩抹殺何其藐視一舉 朝士大夫也豈
樾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

燈續類引朋呼者不覺自道其實汪文言二月鍛鍊兩次拷掠索臣等一事千臟無所得今杖下遊寃奄奄遠竄未分人鬼猶未控于心乎頃者震霆屢下死傷相踵忠義寒心道路雪涕檝爲言官不求濬威乃爲逢怒臣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檝爲臣一官展轉反覆以擠必去至閹覈之後猶刻書草奏使人復以綱常名節繩其没是臣視一官甚輕而檝視臣官甚重臣視檝甚重而檝自視似

太輕

陛下若蚤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之而已伏惟

陛下降勑施行臣曷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

贈太僕寺卿袁

公諱化中別號熈宇山東武定州人登萬曆壬未進士筮仕湖廣內黃令廉明豈弟清節自勵凡日給餼牲布帛悉平市價其贖鍰羨餘原情蠲免人賴之爲慈父庚戌調煩南直涇縣內有黠胥外多悍民健訟好鬬素稱難治公下車召父老存恤之呼里豪開諭之咸服其德不加刑賞而自化焉竟爲絃歌禮樂之地壬子　內召拜御史尋以病請告強半在籍辛酉

熹廟御極公居西臺覩時事牴牾激烈直言屢
斥逆璫魏進忠之玩弄　朝政誣蔑忠良以是
銜恨陰伺其隙會公選授河南道例掌大計時
崔呈秀巡視淮揚薦牘視賄高下獲盜得金縱
釋贓私狼藉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公露章劾之
呈秀奉　肯會勘罷黜爲氓而以奇珍異玩重
賂逆璫投身義子遂嗾輔惡諸奸媒蘗風影之
詞以中公羅織移宮封疆兩案懸贓六千金發
鎮撫司虎弁許顯純揣璫意指嚴刑拷比五日

二限公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傴僂而行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顯純高坐叱咤頗厲究驗所納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夾拶棍杠敲公素善病遂僵臥不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贓完十九日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而得領埋之旨尸出詔獄後尸肢體旋腐家人布裹含殮見者靡不悲酸悽楚戊辰

聖天子優卹寃臣特贈太僕卿廕一子入監讀

書以旌其忠與五君子楊左魏顧周垂芳名于不朽
又何憾焉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奏爲憲臣逐姦之論甚正　朝廷辨惡之法宜明謹循職掌合詞共籲懇乞　皇上卽勑究處消弭隱禍以安人心疏

今天下東奴虎據黔蜀鴟張我
皇上以冲齡踐祚撫此大艱四年來問兵問餉幾無虛日淪地喪師無歲無之此乾坤何等時乎所冀者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共力誓滅諸酋不意　禁廷之內乃有大奸巨惡如掌

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忠賢事
皇上不爲不久矣
皇上之恩寵不爲不極矣感恩圖報只合安分
小心以護
聖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豈不稱眞忠賢
哉乃四年以來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
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
內廷外廷如艸菅自殺王安後其手漸滑逐
劉一燝後其勢愈熾　朝野相危神人共憤

其惡狀已悉具臣堂官楊漣疏中臣等無容
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臣等不能先
發而臣堂官發之臣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
爲疏上之時
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
臣則責以憑臆構禍尋端沽直在忠賢則奬
以一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
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承翼翼之褒乎且奸
廠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旨繼之是何

主言之倒置而　國體之漸輕也臣等以爲忠
賢勢焰熏天觸之者焦誰肯逞其言詞今寔
臣矢心報國不避權貴正大臣防微深心忠
愛之大孰過于此若以蹇蹇者非忠愛則容
容者爲忠愛乎夾正直之氣長奸璫之志莫
此爲甚況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知之故忠賢尤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
信以結權今寔臣已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卽念潛邸微勞未必貸忠賢以不死而忠
賢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挺而走
險騎虎難下敎猱以升臣恐横璫之毒不在
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主也試思深宮大廷之內可使多疑多
懼之人日侍左右不急爲處也昔馮保在
神祖初年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
不肯回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忠賢之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裁抑而直至事敗皇上即欲終其愛而不得忠賢即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臣等願

皇上早斷之也或倣王安例幽之南海子奥室或倣盧受例置之鳳陽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當叩頭泣請退居田里而已不然夜臺明鏡冤鬼累累執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傳

應星等仍付法司嚴究快　朝野之心洩神
人之憤端在于此臣固不避斧鉞之誅伏乞
聖明洞誓焉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楊漣本奉旨已明如何又來瀆擾朕御下
嚴明朝夕左右豈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謂
朕爲何如主好生不諳大體念係言官且擬
漣倡首已置不問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題爲　恩恤無辜賞
覈有功以彰　皇仁疏
伏惟東奴發難以來屠戮三韓之人民不止
數十萬計又聞其焚刦刀俎慘暴異常人人
無不欲食其肉而處其皮卒未有敢當其鋒
而挫其鋭者獨海外之　操一旅之師
寄居海上能摩奴之內顧使奴不敢西向又
能擾奴之老寨殺奴之偵卒眞智膽將也昨
聞差官解來活夷十二名夷婦女五口叛逆

一名首級七百二十六顆長安喧傳觀者如
堵即此亦足徵人心之公惡矣兵部以功在
海外未可草草遵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
日於中軍都督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
級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俱至而臣亦以
掌河南道事亦與焉一一呼夷至堂上睇視
之見豹敗等五人像鬼狰獰言語侏儷旁之
通事代訴有言某爲夷官某爲夷軍某係當
陣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總之皆真夷也

均當同叛逆之賊押赴西曹以伸國法以快積憤者也但外有幼童四幼婦女四老婦一呼之至則見聯索繫頸勢如貫螺逐之起則若鳥之相喚聲類羣鴉臣不覺惻惻心動焉向諸臣言曰看此畢幼男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此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擒捕以歸者耳總之無知皆

皇上赤子殺之或傷天地之和宥之益彰

皇仁之大況殲厥渠魁尤古帝王解網之恩乎

諸臣然之昔貴州獻俘殺一幼童行刑之人
法塲觀者亦相聚而泣謂忍而非仁也況多
至九命乎臣查律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
十五以下婦人不必年歲皆免刑給功臣爲
奴今杞托等四人正十五以下而鞊着等五
口雖年齒不齊均與律合者也事與律合復
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蟻之惠將此九命
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夷

聞之莫不謂中國之所不赦者反叛爾我輩不逆顏行中國自不我戕也盡迺褁之國有不歸心向化者誰乎臣草疏已畢復接

將士宜陞一揭蓋言諸勁力封疆其枕戈帶甲最善若無顯名厚賞恐灰豪傑任事之心此其議論正大直鼓舞之微權也臣以爲論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敘功中外之人無一不敘無一不陞此近日惡套獨不聞濫敘者之在人齒頰惟願廷臣

慎之耳伏乞

皇上矜宥垂察焉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